

藝術與醫學(5)

摩斯·奇士林的啟示

文·圖／張天鈞

有一天我看到書架上有一本書，書名為《50個你應該知道的猶太畫家》（50 Jewish Artists You Should Know. By Edward van Voolen, Prestel），我已忘了

在哪裡買的，只看到書的內頁用中文簽上我的名字，並加註日期為「2013.8.10」。我心想為什麼要特別指名是猶太人，因為每一個作畫者都有他的個性存在，何必分她／他是那一個種族的人呢？不過有些人畫得好，有些人畫得比較差，我認為在藝術的國界裡，其實是不需要這樣分類的。

不過有一個猶太人畫家雖然沒被列在裡面，我倒是非常喜歡，他叫做摩斯·奇士林（Moise (Moses) Kiesling）。他的作品雖然不像被列名的莫迪利亞尼（Amadeo Modigliani, 1884-1920）那麼憂鬱，可以確定的是奇士林是莫迪里阿尼的好朋友（圖1），奇士林常用的模特兒是奇奇，最特殊的是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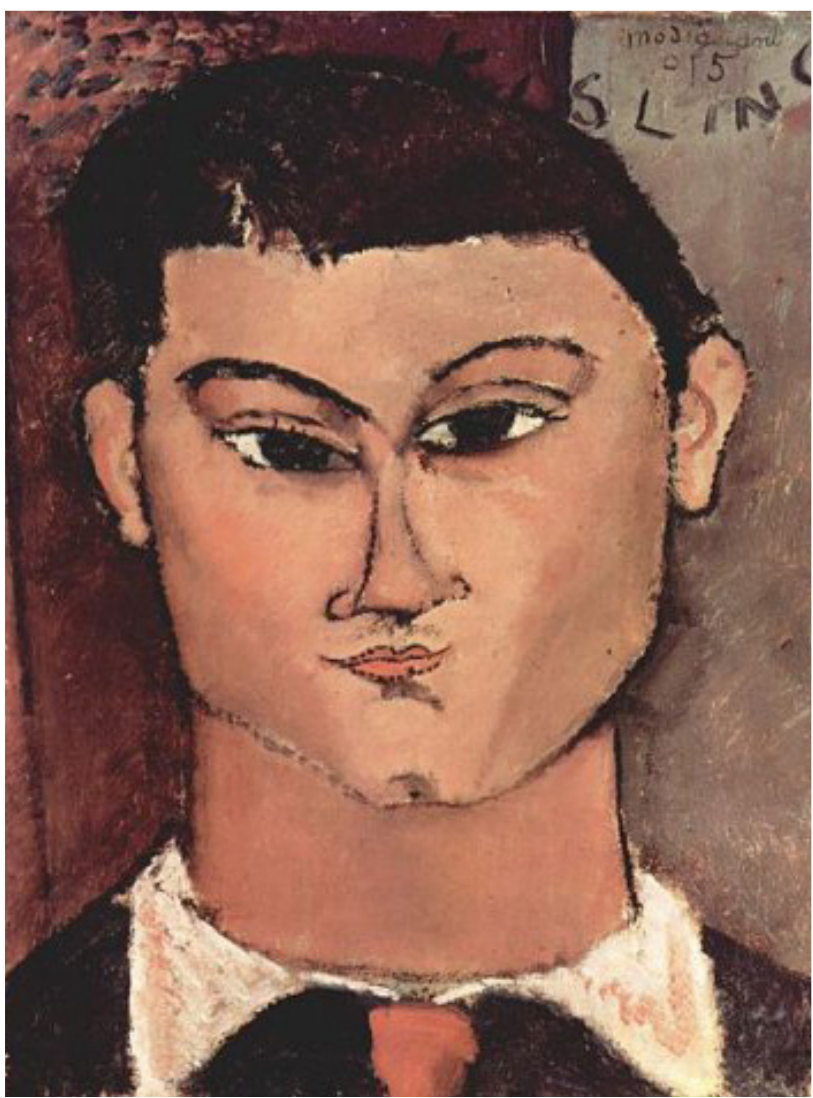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：莫迪里阿尼畫奇士林。1915年1月。



畫人物時會用很明顯的藍色的眼珠去勾勒（圖2）。

有一天，在某收藏家之牆上看到他的真跡，發現他竟然用厚的白色畫蕾斯（圖3），就像我看到的白那德·畢費（Bernard Buffet）（圖4）用很濃的黑色（幾乎厚達一公分）畫出樹幹一樣。也許是因為他們都企圖在二度的空間營造一個三度空間的印象吧！

他曾說：「當畫家在保留受到理性控制之時，應該也要放任直覺本能。那是我們興趣的榮光，以及我們必須慶祝的熱情。我們應該讀出畫布裡的喜悅，那就是畫家創作時的感覺。」（A painter must give in to instinct while retaining control over his reason. It is the glory of our enthusiasm,

圖2：蒙帕那斯的奇奇（Kiki de Montparnasse），1924
油彩畫布114x79公分。

畫中的女子艾莉思·普林（Alice Prin, 1901-1953），又被稱之為蒙帕那斯的奇奇或簡稱奇奇，是位歌星、演員、人體模特兒和畫家。她是蒙帕那斯社交活動的中心人物，也是諸多藝術家們的人體模特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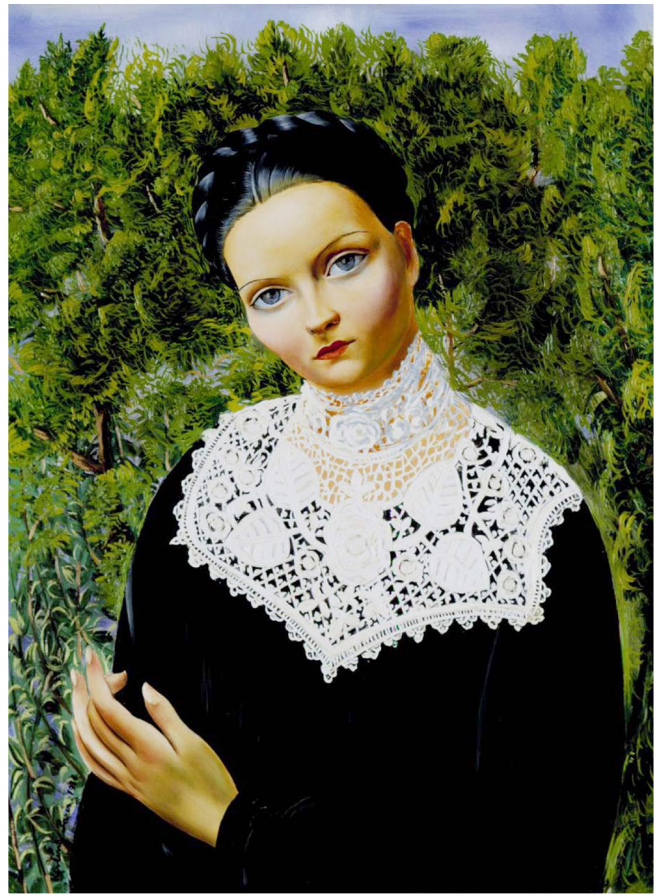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：Portrait de Madeleine Sologne，奇士林畫（私人收藏）。



圖4：古堡。白那德·畢費（Bernard Buffet）畫（私人收藏）。

張天鈞 專欄。



圖5：野獸派畫家馬諦斯被收藏在巴爾地摩藝術博物館（Baltimore Art Museum）的作品之一。

of our passion that we must celebrate. We should read on a canvas the joy that a painter felt in creating it.)

換句話說，就是畫圖時不要太講究理性，應隨著感覺走，顏色自然漂亮，筆觸自然豪放。

奇士林於1891年出生於奧匈帝國（波蘭）克拉科夫（Kraków）的猶太家庭，父親是裁縫師傅，期望自己的兒子將來能當工程師，但奇士林卻夢想當畫家。他在克拉科夫的美術學院就讀時，遇到了美術啟蒙老師潘克維齊（Joseph Pankevicha）。潘克維齊曾經在巴黎與印象派畫家雷諾瓦、波納爾等來往密切。潘克維齊勸奇士林應該到法國去，他認為巴黎才是藝術之都。因此奇士林於1910年，19歲時就到巴黎，落腳於蒙馬特區，但潘克維齊只幫他寫推薦函給猶太作家沙勒門·阿許（Shalom Ashe），他幫他找到贊助人，同意在其停留於巴黎的頭一年付給他每個月150法郎的學費。1911年的下半年，合約期滿，奇士林只好去許多藝術家居住的小鎮Sulphur，這裡後來出了很多知名畫家，如馬諦斯（圖5），畢卡索（圖6）等。

1912年，奇士林很幸運的碰到阿道夫·巴斯勒，他的第一次的代理商，同意以每個月300法郎購買他的作品。1913年他回到巴黎的蒙帕納斯，在此地的工作室內住

了27年，並在1920年之前與莫迪理阿尼共用此工作室。於1915年1月，莫迪理阿尼為他畫人像畫。1920年，由於受到莫迪利亞尼的啟發，他有了自己的藝術語言——抒情表現主義。

有關於跟莫迪利亞尼分享工作室，奇士林曾經說：「當你要住在一個月付200法郎的工作室內，但每個月必須花費190法郎買酒和毒品，你就會感覺你身處在貧困中。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奇士林志願參加外籍兵團時嚴重受傷，1915年因此授頒成為法國公民。

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奇士林再度自願為軍隊參戰，雖然他當時已49歲。當法國軍隊向德國人投降時，奇士林移居到美國，主要因為擔心自己是猶太人，而身處的是被占領的法國，會被送到集中營。而且當時許多評論家建議太多外國人，尤其是猶太人，會減少法國的傳統。他們的意見是反猶太主義高漲的一部分。德國占領期間，導致法國猶太人被驅逐和數以萬計的外國猶太人被送至集中營處死。

他到了美國，先後在紐約和華盛頓展出作品，之後定居在美國加州，六年後回到戰勝德國的法國。

奇士林從美國回到法國南部普羅旺斯蔚藍海岸的Sanary sur Mer家中居住，直到1953年4月29日去世。鎮上的住宅街道有一條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

這個故事給我們學界的啟發是潘克維齊勸奇士林應該到法國去，他認為巴黎才是藝術之都。研究似乎也是如此，只是地點不同。現在一般醫界會到美國。不過時代已經不同，考慮到資訊和研究方法的取得容易，以及人種的差異，是否還須這樣，見仁見智。但人面要寬廣，仍然是必須的。誠如此次（2017.5.22）遠赴美國巴爾地摩參加女兒在約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學的畢業典禮，獲得的經驗顯示美國乃是江河納百川，吸收各方之人才，才得以強大。大家交了高學費，還得作人家的螺絲釘，才能學到東西。

成功並非偶然，天賦和努力是必要的。此外還需因緣巧合。^[1]

參考文獻：

[1] Artist of the week: Moise (Moses) Kiesling ARTinvestment.RU 07 MAR 2013

[2] 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Moise_Kisling



張天鈞小檔案

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名譽教授，曾任臺大醫學院內科特聘教授。臺大醫學系畢業，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。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，主要成果有：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，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，甲狀腺機能亢進症（葛瑞夫茲氏病）遺傳基因研究，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，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。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、臺灣臨床細胞學會理事長。

圖6：作者在芝加哥藝術學院博物館（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Museum）與大畫家畢卡索之畫作《老年的吉他手》合影。